

王蒙文存

坚硬的稀粥

短篇小说（三）

微型小说

王蒙文存

坚硬的稀粥

短篇小说（三） 微型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存 .13,短篇小说 .3;微型小说/王蒙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9

ISBN 7-02-004306-2

I. 王… II. 王… III. ①王蒙-文集②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889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印制:李 博

王 蒙 文 存 (十三)

WANGMENG WENCUN (13)

王 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4306-2/I·3271

定价:24.00 元



1995年12月与夫人在深圳创作之家

目 录

短篇小说(1989—1998)

坚硬的稀粥	(3)
阿咪的故事	(21)
神鸟	(29)
初春回旋曲	(35)
纸海钩沉——尹薇薇	(41)
我又梦见了你	(52)
现场直播	(58)
话、话、话	(67)
济南	(72)
室内乐三章	(79)
小说瘤	(90)
灵芝与五粮液	(93)
名壶	(101)
调试	(105)
奥地利粥店	(115)
棋乡轶闻	(121)
XIANG MING 随想曲	
——《来劲》续篇	(132)

白先生的梦	(137)
白衣服与黑衣服	(141)
寻湖	(156)
没有	(163)
玫瑰大师及其他	(169)
怒号的东门子	(175)
枫叶	(184)
满涨的靛汤	(191)
短篇小说之谜	(204)

微 型 小 说

脚的问候	(211)
南京板鸭	(214)
赛跑与摔跤	(218)
抢位子与空位子	(219)
不准倒垃圾	(220)
请务必鼓掌	(221)
谁的乒乓球打得好	(222)
吃臭豆腐者的自我辩护	(224)
小小小小小	(225)
互助	(226)
越说越对	(227)
牢骚满腹	(229)
不如酸辣汤	(230)
青蛙的痢疾	(231)
煮鸡蛋和广播操	(233)
龙舍里的千里马	(235)
我们是同类	(236)

她本来长得不丑	(237)
常胜的歌手	(239)
鸭的喜剧	(240)
变成天鹅之后	(241)
失恋的乌鸦二姐	(242)
听来的故事一抄	(244)
扯皮处的解散	(246)
雄辩症	(248)
维护团结的人	(250)
食欲问题	(251)
笋波	(252)
在白椒鸡旁	(255)
爽流	(259)
只有两家	(261)
壁虎与爱情	(263)
果汁	(266)
饭前	(268)
欲读斋志异(8则)	(270)
成语新编(12则)	(287)
笑而不答(玄思小说·120则)	(308)

翻 译 小 说

奔腾在伊犁河上	(维吾尔族) 马合木提·买合买提	(379)
自我矫治	[美国] 约翰·契佛	(385)
恋歌	[美国] 约翰·契佛	(396)
天鹅	[新西兰] 詹·傅瑞姆	(412)
天地之间	[新西兰] 帕·格里斯	(419)
白雪公主	[新西兰] 伊恩·夏普	(424)

天赐马	〔新西兰〕伊恩·夏普 (426)
简明三联画	〔新西兰〕弗朗西斯·庞德 (428)
八角形	〔新西兰〕弗朗西斯·庞德 (430)
费伯镇	〔新西兰〕詹尼弗·康普顿 (432)
七年	〔美国〕爱德维琪·丹妮凯特 (440)

短篇小说

(1989—1998)

坚硬的稀粥

我们家的正式成员包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的瘦高挑儿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八十八岁、八十四岁、六十三岁、六十四岁、六十一岁、五十七岁、四十岁、四十岁……十六岁，梯形结构合乎理想。另外，我们有一位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徐姐。她今年五十九岁，在我们家操持家务已经四十年，她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她。而且，她是我们大家的“姐”，从爷爷到我儿子，在徐姐面前天赋人权，自然平等，一律称她为“姐”。

我们一直生活得很平稳，很团结。包括是否认为今夏天气过热，喝茶是喝八块钱一两的龙井还是四毛钱一两的青茶，用香皂是用白兰还是紫罗兰还是金盾，大家一律听爷爷的。从来没有过意见分歧，没有过论证争鸣相持不下，没有过纵横捭阖、明争暗斗。连头发我们也是留的一个式样，当然各分男女。

几十年来，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十分起床，六点三十五分，徐姐给我们准备好了早餐：烤馒头片、大米稀饭、腌大头菜。七点十分，各自出发上班上学。爷爷退休以后，也要在这个时间出去到街道委员会值勤。中午十二点，回来，吃徐姐准备好的炸酱面，小憩一会儿，中午一点三十分，再次各自出发上班上学。爷爷则午睡至三点半，起来再次洗脸漱口，坐在躺椅上喝茶读报。到五点左右，爷爷奶奶与徐姐研究当晚的饭。研究是每天都要研究的，而且不论爷爷、奶奶还是徐

姐,对这一课题都兴致勃勃;但得出的结论大致不差:今晚上么,就吃米饭吧。菜吗,一荤、一半荤半素、两素吧。汤呢,就不做了吧。就做一回吧。研究完了,徐姐进厨房,劈里啪啦响上三十分钟以后,总一再走出来,再问爷爷奶奶:“瞧我糊涂的,我忘了问您老二位了,咱们那个半荤半素的菜,是切肉片还是肉丝呢?”这个这个,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爷爷和奶奶互膘了一眼,做了个眼色,然后说:“就吃肉片吧。”或者说:“就吃肉丝吧。”然后,意图得到了完满的贯彻。

大家满意。首先是爷爷满意。爷爷年轻时候受过许多苦。他常常说:“顿顿吃饱饭,穿囫圇衣裳,家里有一切该有的东西,而又子孙团聚,身体健康,这是过去财主东家也不敢想的日子。你们哪,可别太狂妄了啊,你们哪里知道挨饿是啥滋味?”然后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声明说,他们没忘记挨饿的滋味。饿起来腹腔胸腔一抽一抽的,脑袋一坠一坠的,腿肚子一沉一沉的,据他们说饿极了正像吃得过多了一样,哇哇地想呕吐。我们全家,以爷爷奶奶为首,都是知足常乐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与现今体制的忠实支持者。

这几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新风新潮不断涌来,短短几年,家里突然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而且儿子说话里常常出现英文词儿,爷爷很开明开放,每天下午午睡后从报纸上、晚饭后从广播和电视里吸收新名词新观念。他常征询大家的意见:“看咱们家的生活有什么需要改革改善的没有?”

大家都说没有,徐姐更是说,但愿这样的日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世世代代,永远如此。我儿子于是提了一个建议,提议以前挤了半天眼睛,好像眼睛里爬进了毛毛虫。他建议,买个收录机。爷爷从善如流,批准了。家里又增添了红灯牌立体声收录机。刚买时大家很高兴,你讲一段话,他唱一段戏,你学个猫叫,她念一段报纸,录下来然后放出音来,一家人共同欣赏欢呼鼓掌,认为收录机真是个好东西,认为爷爷的父辈祖辈不知收录机为何物,实在令人叹息。两天以后就降了温。买几个“盒儿带”来,唱的还不如收

音机电视机里放送的好。于是,收录机放在一边接土蒙尘。大家便认识到,新技术新器物毕竟作用极为局限,远远不如家庭的和谐与秩序更重要。不如老传统更耐用——还是“话匣子”好哇!

那一年决定取消午睡,中午只休息四十分钟到一小时,很使全家骚动了一阵子。先说是各单位免费供应午餐,令我们既喜且忧,喜的是白吃饭,忧的是不习惯。果然,吃了两天就纷纷反映上火,拉不出屎来。没有几天,宣布免费供应的午餐取消,叫人迷惑。这可怎么办呢?爷爷教育我们处处要带头按政府指的道儿走,于是又买饭盒又带饭,闹腾了一阵子。徐姐也害得失眠、牙疼、长针眼、心律不齐。不久,各机关自动把午休时间延长了。有的虽不明令延长却也自动推后了下午上班时间,但没有推后下班时间。我们家又恢复了中午的炸酱面。徐姐的眼睛不再起包儿,牙齿不再上火,睡觉按时始终,心脏每分钟七十到八十次有规律地跳。

新风日劲、新潮日猛,万物动观皆自得,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兹四面反思含悲厌旧,八方涌起怀梦维新之际,连过去把我们树成标兵模范样板的亲朋好友也启发我们要变动变动,似乎是在广州要不干脆是在香港乃至美国出现了新的样板。于是爷爷首先提出,由元首制改行内阁制度,由他提名,家庭全体会议(包括徐姐,也是有发言权的列席代表)通过,由正式成员们轮流执政。除徐姐外都赞成,于是首先委托爸爸主持家政,并议决由他来进行膳食维新。

爸爸一辈子在家内是吃现成饭、做现成活(即分派给他的活)。这回由他负责主持做饭大业,他很不好意思也很为难。遇到买什么样的茶叶做不做汤吃肉片还是肉丝这样的大事,一概去问爷爷。他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习惯于打出爷爷的旗号。“老爷子说了,蚊香要买防虫菊牌的。”“老爷子说了,洗碗不要用洗涤剂了,那化学的玩艺儿兴许有毒。还是温水加碱面,又节省,又干净。”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麻烦。徐姐遇事问爸爸,爸爸不做主,再去问爷爷,问完爷爷再一口一个老爷子说地向徐姐传话,还不如直接去问

爷爷便当。直接去问爷爷吧,又怕爸爸挑眼而爷爷嫌烦,爷爷嫌烦也是真的,几次对爸爸说:“这些事你做主嘛,不要再来问我了。”于是爸爸告诉徐姐:“老爷子说了,让我做主,老爷子说了,不让我再问他。”

叔叔和婶婶有些窃窃私语。说了些什么,不知道。但很可能是既不满于爸爸的无能,又怀疑爸爸是不是拉大旗、假传圣旨,也不满于爷爷的不放手,同样不满于徐姐的啰嗦,乃至不满于大家为何同意了实行内阁制与通过了爸爸这样的内阁人选。

爷爷有所觉察,好好地开导了一次爸爸,说明下放权力是大趋势。爸爸无奈,答应不再动辄以爷爷的名义行事。爸爸也来了一个下放权力,明确做不做汤与肉片肉丝之间的选择权全由徐姐决定。

徐姐不答应。我怎么做得了主啊,她垂泪垂涕辞谢,惶恐得少吃了一顿饭。但大家都鼓励她:“你在我们家做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有职有权嘛!你管起来吧,我们支持你!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信任你!”

徐姐终于破涕为笑,感谢家人对她的抬举。一切照旧,但人们实际上都渐渐挑剔起来。都知道这饭是徐姐一手操办的,没有尚方宝剑为来历为依据,从下意识的不敬开始演变出上意识的不满意。首先是我的儿子,接着是堂妹堂妹夫,然后是我妻子和我,开始散播一些讽刺话。“我们的饭是四十年一贯制,快成了文物啦!”“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凝固僵化,不思进取!”“我们家的生活是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徐姐的局限性太大嘛,文化素质太低嘛!人倒是好,就是水平太低!想不到我们家八十年代过着徐姐水平的生活!”

徐姐浑然不觉,反倒露出了些踌躇意满的苗头。她开始按照她的意思进行某些变革了。首先把早饭里的两碟腌大头菜改为一碟分两碟装,把卤菜上点香油变成无油、把中午的炸酱由小碗肉丁干炸改为水炸,把平均两天喝一次汤改为七天才喝一次汤,把蛋花汤改为酱油葱花做的最简陋的“高汤”。她省下了伙食钱,买了些人参蜂王精送到爷爷屋里,勒我们的裤带向爷爷效忠,令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尤

其可恶的是，儿子汇报说，做完高汤，她经常自己先盛出一碗葱花最多最鲜最香的来，在大家用饭以前先饮为快。还有一次，她一面切菜一面在厨房里嗑瓜子吃，儿子说，她一定是贪污了伙食费。“权力就是腐蚀，一分权力就是一分腐蚀，百分之百的权力就是百分之百的腐蚀。”儿子振振有词地宣讲着他的新观念。

父亲以下的人未表示态度。儿子受到这种沉默鼓舞，便在一次徐姐又先喝高汤的时刻向徐姐发起了猛攻：“够了，你这套低水平的饭！自己还先挑葱花儿！从明天起我管，我要让大家过现代化的生活！”

虽然徐姐哭哭闹闹，众人却没说什么。大家觉得让儿子管管也好，他年轻，有干劲，有想法，又脱颖而出，符合成才规律。当然，包括我在内，还是多方抚慰了徐姐：“你在我家做饭四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的！”

儿子非常激昂地讲了一套理论：“咱们家吃饭是四十年一贯制，不但毫无新意，而且有一条根本性的缺陷，碳水化合物过多而蛋白质不足。缺少蛋白，就会影响生长发育，而且妨碍白血球抗体的再生与活力。其结果，也就造成国民体质的羸弱与素质的低下。在各发达国家，人均日摄取的蛋白质是我国人均日摄取量的七倍，其中动物蛋白是我们的十四倍。如此下去，个儿没人家高，体型没人家好，力气没有人家大，精神没有人家足。人家一天睡一次，四五个小时最多六个小时就够用了，从早到晚，精气神十足。我们呢，加上午觉仍然是无精打采。或者你们会说，我们不应与发达国家比。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汉族的食品结构还比不上北方兄弟民族——总不能说兄弟民族的经济水平高于我们啊！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以及西南地区的藏族比，也是不能望其项背！这样的食品结构，不变行吗？以早餐为例，早晨吃馒头片稀粥咸菜……我的天啊！这难道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大城市具有中上收入的现代人的早餐？太可怕了！太愚昧了！稀粥咸菜本身就是东亚病

夫的象征！就是慢性自杀！就是无知！就是炎黄子孙的耻辱！就是华夏文明衰落的根源！就是黄河文明式微的征兆！如果我们历来早晨不吃稀粥咸菜而吃黄油面包，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英国能够得胜吗？一九零零年的八国联军，西太后至于跑到承德吗？一九三一年日本关东军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吗？一九三七年小鬼子敢发动卢沟桥事变吗？日本军队打过来，一看，中国人人一嘴的白脱——奶油，他们能不吓得整团整师地休克吗？如果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的领导及早下决心消灭稀粥咸菜，全国都吃黄油面包外加火腿腊肠鸡蛋酸奶干酪外加果酱蜂蜜朱古力，我国国力、科技、艺术、体育、住房、教育、小汽车人均拥有量不是早就达到世界前列吗？说到底，稀粥咸菜是我们民族不幸的根源，是我们的封建社会超稳定欠发展无进步的根源！彻底消灭稀粥咸菜！稀粥咸菜不消灭中国就没有希望！”

言者为之动火，听者为之动容。我一则以惊，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惊喜的是不知不觉之中儿子不但不再穿开裆裤不再叫我去给他擦屁股而且积累了这么多学问，更新了这么大的观念，提出了这么犀利的见解，抓住了这么关键的要害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儿强！真是身在稀粥咸菜，胸怀黄油火腿，吞吐现代化之八方风云，覆盖世界性之四维空间，着实是后生可畏，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惧的是小子两片嘴皮子一碰就把积弊时弊抨击了个落花流水，赵括谈兵，马谡守亭，言过其实，大而无当，清谈误家，终无实用。积我近半个世纪之经验，凡把严重的大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易如掌都不用翻者，早晚会在亢奋劲儿过去以后患阳痿症的！只此一大耳儿，为传宗接代计，实痿不得也！

果然，堂妹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嘟囔道：“说得倒便利！要是有多黄油面包，我看现代化也就完成了！”

“啊？”儿子正在气盛之时，大叫，“好家伙！六十年代尼·谢·赫鲁晓夫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八十年代姑姑搞面包加黄油的现

代化！何其相似乃尔！现代化意味着工业的自动化、农业的集约化、科学的超前化、国防的综合化、思维的任意化、名词的难解化、艺术的变态化、争论的无边化、学者的清谈化、观念的莫名化和人的硬气恭化即特异功能化。化海无涯，黄油为楫。乐土无路，面包成桥！当然，黄油面包不可能像炸弹一样由假想敌投掷过来，这我还不知道么？我非弱智，岂无常识？但我们总要提出问题提出目标，国之无目标犹人之无头，未知其可也！”

“好嘛好嘛，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嘛，不要吵了。”爷爷说，大家便不再吵。

吾儿动情图治，第二天，果然，黄油面包摊鸡蛋牛奶咖啡。徐姐与奶奶不吃咖啡牛奶，叔叔给她们出主意，用葱花炆锅，加花椒、桂皮、茴香、生姜皮、胡椒、紫菜、干辣椒，加热冒烟后放广东老抽、虾子酱油，然后把这些“哨子”加到牛奶咖啡里，压服牛奶咖啡的洋气腥气。我尝了一口，果然易于承受接受多了。我也想加“哨子”，看到儿子的杀人犯似的眼神，才为子牺牲口味，硬灌洋腥热饮。唉，“四二一”综合症下的中国小皇帝呀！他们会把我国带到哪里去？

三天之后，全家震荡。徐姐患急性中毒性肠胃炎，住院并疑有并发肠胃癌症。奶奶患非甲非乙型神经性肝硬化。爷爷自吃西餐后便秘，爸爸与叔叔两位孝子轮流伺候，用竹筷子粉碎捅导，收效甚微。堂妹患肠梗阻，腹痛如绞，紧急外科手术。堂妹牙疼烂嘴角。我妻每饭后必呕吐，把西餐吐光后回娘家偷偷补充稀粥咸菜，不敢让儿子知道。尤为可怕的是，三天便花掉了过去一个月的伙食费。儿子声称，不加经费再供应稀粥咸菜亦属不可能矣！事已至此，需要我出面，我找了爸爸叔叔，提出应立即解除儿子的权柄，恢复家庭生活的正常化！

爸爸和叔叔只有去找爷爷，爷爷只有去找徐姐。而徐姐住院，并且声明她出院以后也不再做饭了，如果人们感到她没用，可以赶走她。爷爷只得千声明万表态，绝无此意，而且重申了自己的人生原